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九至六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任兆炯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儲宮部

監國　將兵

監國

春秋傳曰君行則守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所謂君之冢子居明離之位當主鬯之重繼體作貳為國之本或乘輿廵幸靈旗親征總督留務以隆民望或付之政事委

之獄訟臨聽關決以裁國典盖所以茂元良之德以貞萬邦昭儲副之義以熈百志然後一宇内之視聽定天下之大本保世延祚垂鴻永命莫不繇斯者已

吳大帝權黄龍二年九月還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鎮武昌領宫府留事

嘉禾三年大帝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

宋明帝泰豫元年正月帝有疾不朝皇太子會萬國於

東宮并受貢計

南齊武帝永明六年正月帝將訊丹陽所領囚及南北二百里内獄詔曰獄訟之重政化所先太子立年作貳宜時詳覽此訊事委以親決太子乃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帝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即文惠太子也

梁昭明太子統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幾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是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

後魏明元帝泰常七年五月詔泰平王燾攝政初帝服寒食散頻年發動不堪萬幾故有是命是歲使祭酒崔浩奉策告宗廟命泰平王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僚總已以聽焉明元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於校

練穆觀達政事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彊識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羣臣時奏所疑明元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太武太元五年六月車駕西討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壽輔皇太子決留臺事九月蠕蠕犯塞遂至七介山京師大駭皇太子命上黨王長孫道生等拒之

太平真君四年十一月詔曰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謝授子任賢蓋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

萬幾總統百揆諸公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
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謀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
賢俊以備百官明為科制以稱朕心五年正月壬寅皇
太子始總百揆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司徒東郡公
崔浩侍中廣平公張黎侍中建興公古弼輔太子以決
庶政諸上書者皆稱臣上疏儀與表同
孝文太和十七年立皇子恂為皇太子帝每歲征幸恂
常留守主執廟祀

北齊文皇帝天保元年九月庚午帝如晉陽拜辭山陵
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總國事
後周武帝建德三年皇太后喪帝居倚廬詔皇太子贇
總釐庶政事後帝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監國
隋文帝開皇初立子勇為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
死罪以下皆令太子參决之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癸亥立秦王為皇太子詔曰君
臨率土劬勞庶政昧旦求衣思弘至道而萬幾繁委成

務殷積當宸日昃實勞聽覽皇太子世民夙禀生知識量明允文德武功平一宇内九官惟序四門以穆朕付託得人義同釋負遐邇寧泰嘉慰良深自今後軍機兵仗倉糧凡厥庶政事無大小悉委皇太子斷決然後聞奏

太宗貞觀四年五月詔皇太子承乾宜令聽訟在兹恤隱自今以後訴人惟尚書省有不伏者於東宫上啓令承乾斷決今若有固執所見謂理不盡然後聞奏

九年太宗在諒闇之中庶政皆令承乾聽斷頗有大體

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監國

十九年二月太宗親征高麗詔曰省方之物既勞於躬親監國之重允屬於儲貳皇太子治溫文表德睿哲日躋仁孝之誠彰於溫凊弦誦之美著於膠庠禮義既茂

猷彌遠委以賞罰之權任以軍國之政詳諸前載實

惟令典發定州廵遼左之後宜令治監國其宗廟社稷百神咸令主祭軍國事務並取斷决時太子太傅高士

康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並留輔佐太子下令曰仰惟
聖訓奉以周旋虛想異人共康神化式遵頓纖分鶩翹
車企覿英靈欽聞政道宜頒下州郡妙簡賢良其有理
識清通執心貞固才高位下德重位輕或孝弟力行素
行高於州里或鴻筆麗藻美譽陳於天庭或學術該通
博聞千載或政事明允才為時新如斯之倫並堪經務
而韜光勿用仕進無階委身蓬蓽深為可歎所在官僚
精加訪採庶使垂綸必察摽築無遺一善弓旌咸宜舉

送於是州郡所舉前件至者數百人

二十年三月庚午詔曰朕粤自聊年時逢道喪憹生之類盡塗原野是用痛心疾首攘袂救焚以戰場為俎豆以干戈為章服夕不遑息寧濟四方饑不及餐推移一紀幸頼上玄幽賛下士宅心承天嗣歷勵精求政蠲百王之積弊振千祀之頽綱旰食宵衣百齡行半洎乎至道方泰塗蓼遽侵自惟九年以來亟罹哀恤又屬高麗逆亂毒被韓夷微物不安無忘隱惻遂復躬行弔伐遠

涉遐荒時歷暄寒體親風雨雖復澄氛海外有慰深衷久倦征途乃多虛弊方今兆庶殷阜六合廓清垂拱無為允在茲日而皇太子治令德遠彰所有機務可令斷決百辟卿士咸宜受其節度朕當親調五藥暫屏萬幾三數月間且自怡攝十一月己丑詔曰朕因東行憂勞幸靈州綏撫冒寒來往稍覺疲弊今欲至歲暮以來怡攝宜暫簡靜其祭祀及諸方表疏蕃客兵馬宿衛應行魚契給驛授五品以上官及五品以下官降解斷死罪等

事依常式奏聞自餘並取皇太子治處分

二十一年五月壬辰令皇太子依舊百司啓事

二十三年二月丁卯太宗以不豫勑太子於金液門聽政

高宗顯慶四年十月皇太子弘初入東宮及駕幸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

龍朔二年十月丁酉駕幸温湯皇太子監國三年二月庚戌勑京城見禁囚每日將二十人過帝親慮之多所原免慮不盡者仍令皇太子於百福殿慮之

十月辛巳朔詔皇太子弘每五日於光順門内監諸司奏事其小事並太子決之
乾封二年九月庚申皇太子弘監國帝欲服餌故也
咸亨二年正月幸東都詔皇太子弘監國
四年八月辛丑帝以瘧疾令皇太子弘於延福殿内受諸司啓事
上元二年六月立雍王賢為皇太子尋令監國賢處事明審為時所稱手詔褒之

儀鳳四年五月丙戌詔皇太子賢監國
永隆二年閏七月庚申帝以服餌令皇太子監國
永淳二年十一月辛丑命皇太子監國侍中裴炎黄門
侍郎劉齊賢中書侍郎郭正一並於東宫平章事
中宗神龍元年皇太子監國分遣十使齎璽書宣勞諸州
睿宗景雲二年二月有術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
睿宗顧問侍臣莫有對者張説進曰此是讒人欲揺動
東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覦路

絶災難不生睿宗大悦乃下制曰維天生人牧以元后維皇立國貳以副君將以保綏家邦安固後嗣者也朕纂承鴻業欽奉寶圖夜分不寢日昃忘倦茫茫四海懼一心之未周蒸蒸萬姓恐一物之失所雖卿士竭誠守宰宣化緬懷㢠域仍未小康皇太子隆基仁孝因心温恭成德深達理體能辯皇猷宜令監國俾爾為政其六品以下授官其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四月戊子制曰政事皆取皇太子處分若軍馬刑政五

品以上除授政事與皇太子商量然後奏聞時睿宗欲傳位於皇太子召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淡泊不以宸極為貴昔居皇嗣已讓中宗及居太弟固辭不就思脫屣於天下為日久矣今欲傳位太子卿等以為如何羣臣皆唯唯莫有對者皇太子遣右庶子李景伯上疏讓所監不許

肅宗元年建巳月乙丑詔曰天下之本屬於元良四方之明資其冢嗣是有傳歸之義必膺監撫之重克廣前

烈與人守器非君父之獨親俾生靈之同戴朕號慕弓劍寢居縗絰頃以疾苦未能康寧殘寇猶虞中原多壘軍國大務理須參決乃睠睠乞皀恭承宗祧皇太子天縱聰明日躋聖德中興宸搆已有大功問安寢門知九國之夢制勝戎閫高五品之才時方艱難禮在諒闇且以庶政委之元子宜令權監國

順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七月己未詔曰朕承九聖之烈荷萬邦之重顧以寡德涉道未明虔恭畏懼不

克祇荷嘗恐上墜祖宗之訓下貽卿士之憂夙夜祇勤如臨淵谷而積疢未復至於經時怡神保和常所不暇永惟四方之大萬務之殷不躬不親慮有曠廢加以山陵有日霖潦踰旬是用儆于朕心思荅天戒其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純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同底于理宣布朕意咸所知聞初帝自嗣位即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劇雖時扶坐殿羣臣入閤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王叔文而李忠言王伾

為之内主韋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讙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唯意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内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為朝夕伺候㑹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内離外有西川韋臯荆南裴均東川嚴綬等牋表而中官劉光琦俱文珍薛盈珍尚演觧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憤屢以啓帝帝固厭倦萬幾嫉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等入至金鑾殿撰制詔而發命焉是日皇太子見百

僚於東朝堂百僚拜賀皇太子泣涕不荅拜先是連月陰雨既定册雨遂止及宣詔之時天地大開遠近清霽丙申詔宰臣告西宮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武宗會昌六年三月寢疾制以宣宗為皇太叔册為監國

昭宗天祐元年八月以輝王為皇太子監國

將兵

夫儲嗣之位以貞邦本監撫之制著于前訓自漢而下

或總督戎政躬行討伐或出鎮方面以遏讎侮至有秉鄭虞之運當否阨之會糾合義勇克清大憝表率禁旅奉衛乘輿允集大勲紹隆景命斯固天啓人與故能功偕時並者也若乃命令有專禀之非師律有臧否之異元良所以毓德嗣適不以臨戎葢里克之論全琮之諫信美而可徵矣

漢高祖十一年自將征淮南王布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

吳大帝黄龍中使太子登出軍次于安樂左護軍徐州收全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帝即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為當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師至瓜步京邑震駭皇太子劭出鎮石頭統水軍善於撫御

後魏明元泰常七年十一月皇太子親統六軍鎮塞上

太武太平真君十一年九月癸巳皇太子北伐屯于漢南

後周武帝建德五年二月遣皇太子贇廵撫西土仍討吐谷渾戎事節度並日入專決八月戊申太子入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

隋髙祖開皇二年十月皇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邊

唐髙祖初為唐王隋恭帝義寧二年正月戊辰以唐國世子建成為撫軍大將軍左元帥總兵十萬徇雒陽四月戊戌班師

武德二年四月司竹羣盜祝山海有衆一千自稱護鄉

公太子建成率將軍桑顯和進擊山海平之時涼州人
安興貴殺賊帥李軌以衆來降令建成往原州應接之
時甚暑而馳獵無度士卒不堪其勞逃者過半
三年七月遣皇太子建成鎮蒲州以備突厥
四年五月詔曰稽胡部類居近北邊習惡之徒未悉從
化潛竄山谷竊懷首鼠寇抄居民侵擾亭堠可令太子
建成總統諸軍以時致討分命驍勇方軌齊驅跨谷彌
山窮其巢穴元惡大憝即就誅夷驅畧之民復其本業

行軍節度期會進止皆委建成處分
八月丁亥遣皇太子建成安撫北境
五年八月辛未突厥進寇并州庚申皇太子建成出幽州道命太宗出秦州道以禦之突厥寇源州又令雲州總管李子和率兵越雲中以掩可汗左武衛將軍段德操趨夏州邀其歸路九月乙未班師
十一月甲申遣太子建成總戎討劉黑闥仍下制曰罪止凶渠詿誤脅從並無所問其有棄惡思順自拔而來

隨即安置給其優賞咸使附業各令安堵雖賊之魁帥本同叛逆若能臨機効節因事立功並即叙勲班賞量才授任如其不從告諭敢懷迷執然後肅正軍法齊以大刑其陜西東道大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成處分其間經畧籌筭賞罰科條要在合機皆以便宜從事十二月壬申皇太子建成與劉黑闥戰於魏州城下破之黒闥抽軍先遁詔尚書右僕射寂馳往勞之甲戌皇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追劉黑闥於

毛州賊背永濟渠而陣接戰又大破之赴水死者數千人其衆大潰劉黑闥被諸葛德威擒送于京師其黨北遁

六年七月突厥頡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建成帥師屯北邉

九月丙子突厥寇并州命皇太子往幽州以備之

八年六月突厥平皇太子班師

太宗貞觀十七年閏六月丁巳詔曰皇太子治忠孝成德志業光茂地惟儲副寄深監撫兼統禁旅實允舊章宜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其大將以下並受處分

中宗為皇太子則天聖歷元年契丹賊帥李盡滅據營州作亂皇太子表請討之制令持節為河北道行軍元帥軍未發而賊退

睿宗太極元年二月命皇太子送金仙公主往并州令幽州都督裴懷古節度内發三萬兵赴天武軍凉州都督賀拔延嗣節度内發三萬兵赴黒山道并州長史薛訥節度内發四萬兵於汾州迎皇太子右御史大夫朔方大總管觧琬節度内發二萬兵赴單于道太子既親

征諸軍一事以上並取處分按以軍法從事

玄宗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安祿山叛詔皇太子統兵東討以哥舒翰為太子先鋒兵馬元帥領河隴兵募守潼關以拒之

十五載七月帝幸蜀次普安郡詔以皇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等節度兵馬收復兩京

德宗建中四年十月幸奉天時順宗為太子倉卒間常

親執弓矢率禁軍先後導衛備嘗辛苦及賊來攻奉天城中危迫人人恟慄不自保帝朝夕自巡城傳宣慰勞督勵戰士其有用命及死事者登時與入陳奏隨加賞

贈故戰士無不感激奮發氣益百倍

册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九

册府元龜卷二百六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儲宫部

尊師傅　禮士　齒胄　講學

尊師傅

學記曰師嚴然後道尊自周公抗世子之法德教斯著前後出入罔不降禮故能慎成其業克保元吉漢魏而下史氏所記或有致恭北面親授經義明備法服屈體

申誠進見周旋崇尚爵齒以致延宿宮闈輿升殿陛訪對請益歡待隆篤省視疾疢豐潔珍御傷弔淪逝曲申恩禮賜予豐渥備罄寵數自非老成碩望勤宣令範者疇克當之哉

後漢明帝始立為皇太子世祖拜桓榮為議郎入使授太子後拜博士常令止宿太子宮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後為少傅榮以太子經學

成平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
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觀覽
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
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
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訓典不明無
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
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
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永謝師門今蒙

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

桓郁榮子也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永平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太子奉賀致禮

魏文帝為太子何夔為太子太傅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梁茂亦為太子太傅甚見禮敬

吳太子和大帝第三子也闞澤為太傅薛綜為少傅蔡穎張純等從容侍從和尊敬師傅愛好人物穎等每朝見進賀和常降意歡以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諮

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
晉李裔為太子少傅後為司徒太康三年薨皇太子命
舍人王贊誄之
明帝為太子時杜彝拜國子祭酒辭疾未嘗朝會皇太
子三至彝第執經問義
梁昭明太子天監初尚幼未與臣僚相接高祖勑太子
洗馬王錫秘書郎張纘親表英華朝中髦俊可以師友
事之

陳周弘正大建五年為尚書左僕射尋勑侍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朝廷舊臣德望素重于是降情屈禮橫經請益有師資之敬焉

徐孝克為國子祭酒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

後魏崔光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宣武幸東宮召光賜坐謂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令為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命孝明出從者十餘人勅以

光為傅之意令孝明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孝明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顥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宫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

北齊馬敬德後主時為侍講令子元熙待詔文林館轉正員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可令教兒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職性和厚在内甚得名譽皇太子亦親敬之

唐常山王承乾貞觀初為太子李綱為太子少師時綱患脚不能踐履皇太子命三衛輿上殿親拜之訪以得失大見崇重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詞直聽者忘倦

蕭瑀貞觀十六年為太子太保後授金紫光祿大夫二十一年卒太子為之舉哀遣使弔祭

高宗為皇太子貞觀十九年太宗詔伐高麗發定州皇太子監國高士廉攝太子太傅仍典朝政皇太子下令曰攝

太傅中國公士康朝望國華儀刑攸屬寡人忝膺監守
寔資訓導比日聽政嘗屈同榻庶因諮詢少祛蒙滯但
攄索奉對情所未安近已約吏不許更進太傅誨訓深
至使遵常式辭不獲免輙復敬從所司亦宜别以一案
供太傅士康固讓不敢當
順宗為皇太子禮重師傅引見輙先拜
莊恪太子文宗長子也太和六年冬立為皇太子八年
十月皇太子於崇明門見太師路隨

禮士

夫貴而能降見賢而思齊德之盛者也若夫居元良之重為天下之本而能杜驕盈之志守卑損之誠優禮髦士樂聞善道或推以師友之分或申以談宴之樂博約以文義咨諏以致理厚其贈貺形於詠歎加旌賁之寵舉延辟之命乃至飾終異數懷賢述美形於筆牘垂之話言用能增明兩之輝成温文之德萬方以之風偃羣士以之響臻蓋夫貞邦之宏業日躋之懿望茂以加於

此矣

漢明帝爲太子時桓榮爲博士授太子經常令止宿太子宫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嘗故言不諱也後病愈復入侍講

魏文帝初爲太子書與元城令吴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

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徐幹字也)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應瑒字也)嘗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陳琳字也)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劉楨字也)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阮瑀字也)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王粲字也)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絶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

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

邯鄲淳從三輔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

相見甚敬異之時太子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

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劉廙字

恭嗣自揚州歸太祖太祖辟為丞掾轉五官將文學太

子器之命廙通草書廙荅書曰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

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

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

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

陳羣為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太子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嘗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

張範為議郎參丞相軍事太祖征伐嘗令範及邴原留與太子守太祖謂太子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

荀攸為尚書令太祖謂太子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嘗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是

吴孫登為皇太子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登待接寮屬畧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寢太傅張温言於帝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儁德於是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及帝即位登為皇太子恪為左輔休為右弼譚為輔政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為賔客於是東宫號為多文休嘗以漢書授登指摘文義分别事物並有章條每外

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同歡樂休為人解達登甚愛之常在左右

是儀為吳主所委任及大駕東還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

孫和為太子帝命中書令闞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

晉明帝為太子時欽賢愛客雅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

導庾亮温嶠桓彛阮放等咸見親待尚書郎郭璞亦以才學見重論者美之

南齊文惠太子長懋武帝長子既正位東儲善立名尚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為得意文武多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畧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黄嗣祖魚文康絢之徒並為

後來名將

沈約為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大會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入見景斜方出王侯到宮咸不得進約每以為言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性寛和容衆喜慍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初徐勉為太子中庶子太子尚幼勅知宮事禮之甚重每事詢謀

王筠為太子洗馬歷中書舍人並掌東宫管記太子嘗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　等好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厓肩其尊異見重如此孝綽為太子僕射掌東宫管記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形狀太子文章繁富羣才咸欲撰録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劉勰為步兵校尉兼太子舍人謝舉為太子庶子家令掌東宫管記深為昭明賞接

陸襄為廬陵王記室叅軍太子聞襄業行啓武帝引與游處除太子洗馬遷中書舍人並掌管記

劉杳為東宮通事舍人遷步兵校尉太子謂杳曰酒非卿所好而為酒廚之職正為不媿古人耳太子有瓠食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

陸倕歷太子中舍人中庶子除太常卿明山賔歷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右衛率權攝北兖州事到洽歷太子中舍人家令中庶子出為雲麾長史張率為太子家令出

為新安太守俈普通七年山賔洽大通元年俱卒官太子與晉安王令曰明北兖到長史遂相繼彫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歳陸太常殞歿今茲二賢長謝陸生資貞履忠氷清玉潔文該四始學徧九流髙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無私皆海内之俊乂東序之祕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游處周旋並淹歳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説幸免祇

悔實二三子之力也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傷悅屬有今信乃復及之又與前司徒左長史殷芸令曰北兖信至明常侍遂至殞逝聞之傷惻此賢儒術該通志用稽古温厚淳和倫雅弘篤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其上交不諂造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胸懷者蓋亦積矣攝官連率行當歸歟

不謂長往眇成疇日追憶譚緒皆為悲端往矣如何昔
經聯事理當酸愴也初山賓自右衛率為青兾二州大
中正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贍民後刺史
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為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
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
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
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詩曰平仲古稱竒夷吾昔擅
美今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

庚桑方有繼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三徑士
陸罩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已下祖道於征虜亭
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疏廣
張緬為太子舍人歷洗馬中庶子既卒昭明親往臨哭
與緬弟纘書曰賢兄學業該通莅事明敏雖倚相之讀
墳典郤縠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過自列青宮二
紀將及義雖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遊夕宴何曾
不同茲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强

仕方中才力摧苗落頽彌可傷惋念天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攬筆無次

張率為太子家令丁母憂服未闋而卒昭明太子遣使賜贈

簡文帝初為晉安王時劉遵領記室及王為太子遵隨入藩為中庶子以舊恩特蒙寵遇同時莫及及卒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

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贍玄黄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自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宫野王之職棲遟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為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

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榷揚文史益者三友

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

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

申晤博望無通賔之務司戍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永

相娩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為虚説天

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情當何已已往矣柰何

投筆惻愴吾昨欲為誌銘并為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

不能揄揚吹嘘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為銘為集何益既

往故為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王規字威明為中書黄門侍郎勑與殷鈞王錫張緬同
侍東宫俱為太子所禮還太子中庶子卒官太子出臨
哭與湘東王繹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
風韻遒上神峯標映千里絶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横才
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
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絶涸去歲冬中已傷
劉子今兹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虚説

謝嘏為太子中庶子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删韻家令蕭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子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有蕭愷可同稱為才子

沈文阿為國子五經博士太子引為學士深相禮遇及撰長春義記多使阿撮異聞以廣之

王元規為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引為賔客每令講論甚見優禮

庚肩吾為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左衛率肩吾子信摛子陵並為妙選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

孔休源初為晉安王府長史後卒太子令曰金紫光禄大夫孔休源立身中正行己清恪昔歲西浮渚宫東泊枌壤毗佐蕃政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過之奄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

庚仲容初為晉安王功曹史後為安成王中記室當出

隨府太子以舊恩特降餞宴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夫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

陳後主為皇太子時岑之敬授東宮儀省學士太子素聞其名尤隆賞爵時陸琛為司徒左西掾掌東宮管記太子愛琛才辯深禮遇之

褚玠自太子中庶子出為山陰令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太子愛玠文辭令入直殿

陸琰為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宫管記丁母憂去官而卒太子甚傷悼之為制誌銘琰弟瑜為太子中舍人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多命瑜鈔撰未就而卒太子為之流涕仍與詹事江總書曰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時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湮淪晚生後學匪無墻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

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竒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詣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辭擿句未嘗不聞者心服聽者鮮顧會意相得自以為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談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混瀁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以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並留情致

而流年甚速朝露可傷豈謂王折蘭摧遽從短運以此為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泫絶絃投筆但有酸恨以卿與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其見重如此瑜弟玠為中書舍人兼東宫管記甚見親待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衣贈玠為之流涕

姚察為東宫學士太子深加禮異情越羣僚宫内所須方幅手筆皆付察立草又數令共顧野王遞相策問常蒙賞擊及卒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

陸繕大建初為太子詹事行東宮事後遷左僕射卒太子以繕東宮舊臣特贈祖奠

北齊廢帝初為皇太子文宣令黄門侍郎宋欽道在東宮時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學法譜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於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不敬憚

天保末文宣在晋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

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乃賚縜百疋

隋太子勇文帝長子東宮既建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為之賓友克讓自太子内舍人轉率更令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

元德太子昭煬帝子大業初東宮既建特高士廉舉人

才擢甲科為太常奉禮郎非其好也太子美其才以本官奏兼通事舍人

唐隱太子建成在東宫李綱為太子詹事禮遇甚厚建成甞往温湯綱時以疾不從有進生魚於建成者將召饔人作膾時唐儉趙元楷在座各自賛能為膾建成從之既而謂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於李綱矣於是遣使送絹二百疋以遺之

韋挺武德中累遷太子左衛驃騎將軍檢校左衛率隱

太子恩遇甚隆宮臣罕與為比

李文本為中書侍郎是時新立晉王為皇太子名士多兼領宮官太宗欲令文本兼攝文本不願更希東宮恩澤太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參東宮皇太子執賓友之禮與之荅拜見待如此

高宗為皇太子引太學博士馬加運為崇賢館學士與洗馬秦暐等侍講殿中恩禮甚渥時譙人李敬玄博覽羣書特善五禮馬周啓薦之召入崇賢館兼領侍講借

御書令讀之

太子賢高宗子也時王勃六歳善屬文未弱冠應幽逺舉及第乾封初詣闕上表游東岳頌時東都初造乾元殿勃又上乾元殿頌賢聞其才名奏就府修撰甚愛重之

中宗為皇太子永隆二年二月親行釋奠之禮畢上表請博延耆碩英髦之士為崇文館學士許之

裴耀卿守貞子也少聦敏數歳解屬文童子舉弱冠拜祕書正字俄輔相王府典籖時睿宗在藩甚重之令與

掾丘悅文學韋利器更直府中以備顧問府中稱為學直

玄宗為皇太子景雲元年十二月表請備禮辟隱士前太子中舍人王友貞以至孝故也

齒胄

禮太子入學以齒蓋受學之道明長幼辨尊卑也是知居副君之位當主器之重遵三善之教崇四術之功親臨於國庠釋奠於先聖講論經義稽合古訓然後均其

好賜錫以宴喜弦誦之業斯著元良之德增茂風教之本其在茲乎

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即明帝也）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以大牢祠孔子顏回配（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回）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十月詔曰皇太子釋奠王公已下可悉往觀禮（即文惠太子長懋也）

梁高祖天監八年九月昭明太子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

九年三月乙未詔曰王子從學著自禮經貴游咸在實惟前誥所以成廣義方克隆教道今成均大啓元良齒上自斯以降並宜肄業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可令入學

大同七年皇太子即簡文也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與太子有齒胄之義疑之侍中尚書令臣敬容尚書僕射臣纘尚書臣僧旻臣之遴臣筠等以為參點並事宣尼回路同諮泗水鄒魯稱盛洙汶無譏師道既光

得一資敬無虧亞二況於两公而云不可制曰可

陳宣帝大建三年八月辛丑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即後主也）二傅祭酒以下賚帛各有差

後主至德三年皇太子裔躬出太學講孝經講畢又釋奠於先師先聖其日設金石之樂於太學王公卿士及太學生並預宴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丁丑詔皇太子之國學釋奠於先師（即高宗也）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張後裔為亞

獻光州刺史攝司業趙弘智為終獻既講弘智開講孝經敷弘忠臣孝子之義皇太子歎甚因令宣勞胄子以上言名教之所繇學校之所作君臣父子之義風化訓導之端加之以弘奬因之以誠勵凡數百言詞義甚美聽者竦然無不歡悦更相顧曰此誠德音也於是賜學官胄子帛各有差仍擢其高業者右庶子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

高宗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弘幸國學釋奠

永隆二年二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即中宗也）

睿宗景雲二年八月詔皇太子詣國子監行釋奠之禮（即玄宗也）詔曰庠序之興教自元子禮經之最奠始先師中古迄今斯道無替皇太子天資聖敬日就文明絃誦之業已髙元良之德斯茂自昇儲博望主器承華執經之問雖勤用幣之意未展令仲丁獻吉有事兩㙮備禮三尊宜遵舊章俾緝徽典

太極元年二月皇太子將行釋奠之禮因下令曰夫談

講之務貴於名理所以解疑辯惑鑿瞽開聾使聽者聞所未聞視者見所未見爰自近代此道漸微問禮言詩惟以篇章為主浮詞廣説多以嘲謔為能遂使講座作俳優之場學堂成調弄之室嗇夫利口可以驤首先鳴太玄儁才自當俛首垂翅捨兹懿實競彼浮華取悦無知見嗤有識假令曹張重出馬鄭再生終亦藏鋒匿鋭閉關却埽者矣寡人今既親行齒胄躬詣講筵思聞啓沃之談庶叶温文之德其侍講所有合難釋嫌疑不得

別搆虛言用相凌忽如有違者所司量事糾彈

是月丁亥皇太子釋奠於國學追贈顏回為太子太師曾參為太子太保每年春秋釋奠

玄宗開元七年十一月乙丑以貢舉人將謁先師勑皇太子瑛及諸子行齒胄禮庚午勑曰皇太子今月二十四日行齒胄禮所以崇儒重道尚德弘風宜有錫賚以成光寵其在陪位定等差與賜乙亥皇太子入國學行齒胄禮謁先聖太子初獻其亞獻終獻並以胄子充右

常侍褚无量開講孝經并禮記文王世子篇初詔侍中宋璟亞獻中書侍郎蘇頲終獻及臨享帝思齒胄之義乃改焉

德宗建中元年正月辛未拜南郊還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其東宫官宜擇端厚之士皇太子（即順宗也）時幸太學行齒胄之禮諫議大夫孔述濬宜充太子侍讀

講學

夫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縣古道

也是知處儲副之位當主器之重自非博約於道義浸潤於經術服聖人之丕訓聞先王之法言資之以講耨加之以祖習其何以貞天下之本聳民神之望哉歷代已還踐明兩者或討論方策通其大義臨習講問精理煥察横經師授令儀允穆皆所以勤時習之業茂日新之德崇四術以隆道敦三善而成美蓋元良之懿烈曾何以加於此乎

晉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

咸寧三年皇太子講詩通
太康三年皇太子講禮記通
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
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
宋前廢帝初皇太子講孝經於崇政殿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皇太子於崇政殿講孝經少傅王
儉令摘句太僕周顒撰為義疏
五年冬皇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

儉曰曲禮云無不敬尋下之奉上可以盡禮上之接下
慈而非敬今總同敬名將不為昧儉曰鄭玄云禮主於
敬便當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來說通則忠惠可以一
名孝慈不須别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悉同愛敬之名
有時相次忠惠之異誠如聖旨孝慈互舉竊有徵據禮
云不勝喪比於不慈此即其義太子曰資敬奉君慈愛
事親兼此二塗惟在至極今乃移敬接下豈復在三之
義儉曰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敬逮下不慢而已太子

曰敬名雖同深淺既異而文無差别彌復增疑儉曰繁
文不可備設畧言深淺已見傳云不忘恭敬民之主也
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經典明文互相起發太
子問金紫光禄大夫張緒緒曰愚謂恭敬是立身之本
尊卑所以並同太子曰敬雖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稱
尚書云惠鮮鰥寡何不言恭敬鰥寡邪緒曰今别言之
居然有恭惠之殊總開記首所以共同斯稱竟陵王子
良曰禮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謂非嫌太子曰本不

謂有姊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別耳臨川王映曰先
舉必敬以明大禮尊卑事數備列後章亦當不以總畧
而礙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並以筆對太
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
本非天義宰相王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動為德故言
帝出震太子曰天以運動為德君自體天居位震雷為象
豈體天所出儉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萬物
出乎震故亦帝所與焉儉又諮太子曰孝經仲尼居曾

子侍夫孝理宏深大賢方盡其致何故不授顏子而寄曾參太子曰曾參雖德慙體二而色養盡禮去物尚近接引非隔弘宣規教義在於此儉曰接引非隔弘宣雖易去聖轉遠其事彌輕既云人能弘道將恐人輕道廢太子曰理既有在不容以人廢言而況中賢人才弘上聖之教寧有壅塞之嫌臨川王映諮曰孝為德本當時所疑德施萬善孝繇天性自然之理豈因積習太子曰不因積習而至所以可為德本映曰率繇斯至不俟明

德大孝榮親衆德光備以此而言豈得爲本太子曰孝有淺深德有小大因其分而謂之本何所稱疑太子以長年臨學亦前代未有者也

梁高祖天監八年九月昭明太子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時徐勉爲太子中庶子侍東宫太子尚幼嘗於殿中講孝經臨川靜惠王尚書令沈約備二傅勉與國子祭酒張元爲執經王瑩張稷栁惲王暕爲侍講

簡文帝初爲太子時張譏爲士林館學士太子出士林

館發孝經題譏論議往復甚見嗟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召譏又戚衮為太學博士在東宮召衮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義縱横難以答抗諸人懾氣皆失次序衮時講聘義摛與往復衮精采自若對答如流太子深加歎賞又以朱异博通儒學大同六年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

陳廢帝初為太子時沈文阿為通直散騎嘗侍兼國子

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
後主為皇太子時王元規為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國子
助教太子引為東宮學士親授禮記大傳喪服等義賞
賜優厚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入東宮適會元規將講
乃啓請執經時論以為榮
廢太子胤後主長子至德三年躬出太學講孝經
北齊廢帝初為皇太子天保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
國集諸儒講孝經

唐高宗顯慶四年十月丙子皇太子弘初入東宫請觀講及讀書詔許敬宗及學士史玄道上官儀郭瑜李善等為都講令侍講講孝經親臨釋奠禮畢羣臣上壽頒賜有差

龍朔二年五月乙亥詔太子端尹左右中護少尹崇賢館學士每日詣處化門聽進止皇太子若須討論經史則引入講諷時太子受春秋左氏傳於司徒大夫郭瑜至楚子商臣事大驚曰此事臣子所不忍聞經籍聖人

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修春秋義存褒貶故善惡必書褒善以示法貶惡以示後故使商臣之惡顯於千載太子曰非唯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請改讀餘書瑜再拜賀曰理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殿下誠孝寘資睿情天發因悖之迹黜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聞安上理人莫大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故先王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而讀禮記太子從之

玄宗初為皇太子太極元年太子親釋奠於國學命國子司業褚无量開孝經及禮記題太子問疑義數條无量皆依古典以對微加規諷太子悅賜物百段并紫袍金帶學官及陪位官學生等賜物有差

册府元龜卷二百六十

冊府元龜卷二百六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儲宮部

忠諫　褒寵　追謚

忠諫

傳曰父有諍子又曰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可謂孝乎若乃奉冢祀之重居儲副之位義均休戚情兼隱犯其或政令之非便舉動之過差而能内發至誠逺徵古義周

旋規切納君於善上以成愷悌之化下以慰人神之望茂毓明德誕彰令聞此蓋守器之威美信史之耿光也

周靈王之時穀雒鬬將毀王宮穀雒二水名鬬者兩水格有似於鬬雒在王城南穀在城北毀王之城西南將及王宮王欲壅之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太子晉諫曰不可聞古之長民者長猶君也不隳山不崇藪崇高也澤無水曰藪也不防川防鄣也不竇澤澤居水也竇決也不為此四者為反天性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物所為歸川氣之道也道達也澤水之鍾也鍾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為川

谷以道其氣也（疏通也）陂塘汙庳以鍾其美（畜水曰陂塘隄也美謂滋潤也）是故聚不阤壞而物有所歸（大曰壞小曰阤）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沉伏滯積越遠也）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物有所歸故生有財用山陵不壞故死有所葬）無昏夭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短折曰夭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顓頊氏衰共工氏侵凌諸侯與高辛氏爭為王也）虞于湛樂（虞安也湛淫也）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堙塞也高謂山陵庳謂池澤）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

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鮌鮌禹父崇鮌國伯爵堯時在位而言有虞者鮌之誅舜之為也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播放稱舉遂共工之過者謂障洪水者也堯用殛之於羽山殛誅也舜臣堯殛鮌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度法釐改制量釐理也量度也象物天地取法天地之物象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共之從孫四岳佐之共共工也從孫昆弟之孫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為諸侯伯佐禹助禹治水也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高高謂封崇九山下下謂陂障九澤疏川決江疏河道滯鑿龍門闢伊闕鍾水豐物鍾聚畜水潦所以豐殖百物也封崇九山封大崇高除其壅塞通其水泉使不隳壞是謂封崇凡此諸言九者皆九河之中山川澤藪障防也豐殖九藪豐茂

也殖長也汨越九原越揚也宅居九隩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合通四海使之同軌故天無伏陰伏陰夏有霜雹地無散陽散陽李梅冬實水無沉氣無伏積之氣也火無災燀燀炎起貌神無間行間行姧神淫厲之類民無淫心陰陽調財用足無淫佚之心也故時無逆數四時寒暑反逆物無害生螟蝗之屬有害嘉穀皇天嘉之祚以天下祚祿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堯賜禹姓曰姒封之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以其能以善福殷富天下生育萬物也姒猶祉也夏大也祚四岳國命為侯伯堯以四岳佐禹有功封於呂命為侯伯使長諸侯賜姓曰姜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黃帝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岳有後帝復賜之祖姓使紹

帝之後云氏曰有呂（以國為氏也）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以四岳能輔成禹功比於股肱心膂呂之為言者膂也）此一王四伯豈繄多寵皆亡王之後也（一王謂禹四伯四岳也言禹鯀之子禹郊鯀追王之四岳共工從孫共工侵凌諸侯以自王言皆無道而亡禹岳之興非因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間之（慆慢間代也以慢淫之心代其嘉功謂若桀也）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踣僵也振救也）絕後無主（無祭主也）堙替隸圉（堙沒替廢隸隸役也圉養馬者）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鯀黃帝之後共工炎帝之後）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以忠信代慆淫也）度於天地而順於

時動順四時之令而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朗明也終成也融長也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附隨也其興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避違也而滑夫二川之神滑音骨使亂也至於爭明以妨王宫明精氣也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亂人狂悖怨亂之人也過其門干其怒也又曰佐饔者嘗焉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猶財色之禍生於好也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騤騤行貌鳥隼

曰旟龜虵曰旐翩翩搖動不休之意夷平靡無泯滅也厲王好行征伐用兵不得其所禍亂不平無國而不滅

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寧安荼苦也言民疾主之虐貪樂禍亂安為苦毒之行

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此四王父子相繼厲暴虐而修怨宣不務農而料民幽昏亂以滅西周平不能修政至於微弱皆已所致弭止也

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謂湯伐桀將焉用飾宮其以徼亂也

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

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時動非順謂逆四時之令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詩書亂生不夷之屬民之憲言無過亂人之門則皆亡王之為也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象天象也文詩書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刑法也德利也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

漢元帝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申子學號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君臣篇繩謂彈治之耳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太子嘗侍

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姬周之政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眩亂視也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後漢明帝初為皇太子光武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道理夜分乃寐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吳孫登為太子時留鎮武昌後弟慮卒大帝為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頼鄉自聞即時召見帝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大官殽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帝納其言為之加膳時帝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登數諫帝不納大臣繇是莫敢言後姦罪發露伏誅帝引咎責躬赤烏四年太子卒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

委離供養埋齒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戚以此為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顔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為國嗣没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望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黄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

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略博達器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為爪牙范鎮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衜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玄優弘志履道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虞翻志節分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焰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為重

衆以財為寳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彫弊姦亂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為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寛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謇謇在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隲朱然全琮朱據吕岱吾粲闞澤嚴畯張承孫怡忠於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内遠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鳥之

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
戒時君子以為忠豈况臣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
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既絶而後書聞大帝益以
推感言則隕涕
孫和為太子時有司頗有條書問事和以為姦妄之人
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絶之時諸葛豐
偽叛以誘魏將諸葛誕大帝潛軍待之和以帝暴露外
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憯怛不復會同飲食數上諫戒

令持重務在全勝帝還然後敢安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及吳興信義三郡民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發王弁等上都三郡民丁開漕溝渠導泄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畧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懐所聞吳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義興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即東境穀價猶貴竊盜屢起所在有司

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彊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令
吏一呼開動為民蠹出丁之處遠近不等皆得齊集已
妨蠶農去年稱為豐歳公私未至足食如復今茲失業
慮為獘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
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獘不審可得權
停此功否伏望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
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啟帝優詔諭焉
簡文帝為太子時高祖銳意儒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

臣咸不以鞫獄留意姦吏招權巧文弄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二歲刑已上歲至五千人是時徒居作者具五任無任者著斗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因徒或有優劇太子在春宫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曰臣以此時奏勑權視京師事竊見南北郊壇材官軍府大官下省佐裴等處並啟請四五歲已上輕囚助充使役自有刑均罪等愆目不異而甲侍錢署乙配郊壇錢署三所於事為劇郊壇六處在役則優今聽獄官詳其可否舞文

之路自此而生公平難遏其人流𫿞易啟其齒將恐玉科重輕全闕墨綬金書去取更繇丹筆愚謂宜詳五條制以為永准高祖手勑報曰頃年以來處處之役唯資徒謫逐急充配若科制繁細義同棼絲切要之處終不可得引例興訟紛紜方始防杜姦巧自是為難當更別思取其便也

隋房陵王勇初為皇太子時高祖以民流冗遣使案檢又欲徙民北實邊塞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

頓革戀土懷舊人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為羇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域肅清鋒刃雖屏瘡痍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帝覽而嘉之遂寢其事是後政不便多所損益帝每納之

唐高宗初為太子時太宗嘗怒苑西面監穆裕農圃不修命於朝堂斬之侍臣戰悚莫敢進言太子諫之曰人者有生最靈一死不可復活命即殺之理恐未盡請付法推鞫太宗意解乃笞而釋之司徒長孫無忌進曰自古太子諫其君父者周王子晉漢明帝吳孫登等承間而言事非倉卒今日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顏之諫斯誠四海之福古今未有太宗曰堯師務成舜師尹壽殷宗周文皆有請益自朕御天下虛心正人即有魏

徵朝夕納諫自徵云亡劉洎繼之太子幼在膝前每見規諫者朕甞心嘉其言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規耳太子弘高宗第五子也總章中勑征遼軍人逃亡限内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並處斬家口沒官太子上表諫曰竊聞背軍之人身久不出家口皆擬沒官亦有限外出首未經斷罪諸州囚禁人數致多或臨時遇病不及軍伍緣茲怖懼遂有逃亡或因採樵被賊抄掠或度船來去漂没滄波或深入賊庭有被傷殺軍法嚴重皆須

給傔若不給傔及因戰亡即同隊之人兼合有罪遂有無故死失多注為逃軍旅之中不暇詳勘當直據隊司通狀將作真逃家口令摠沒官論情寔可哀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顧逃亡之家免其配沒詔從之

上元三年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衛中郎將范懷義並為斫昭陵柏木高宗將殺之太子抗疏善才等嘗預藩寮先經驅策期於矜貸帝從之善才僅免死除名懷義配流桂州昭陵令孔禎以不能簡察免官

順宗初為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結無嫌每以天下為憂

德宗在位稍久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奇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剥聚斂自以為功天下皆怨怒太子每進見候顏色輙言其不可及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毁譴朝臣僕懼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閤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外無敢救者太子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

不相延齡渠牟者太子之力也

德宗嘗泛舟魚藻宮觀水嬉命太子舁舟器具皆飾以金碧丹青使婦人戚飾操篙檝行舟光彩暎燭絲竹歌謳俱發德宗顧謂太子曰今日如何對曰極戚退因以奢為諫德宗不悅

貞元中中官多詐稱宮市肆奪人物百姓怨苦太子嘗以為言德宗雖不能悉聽用而心益賢重太子太子未嘗假借內官顏色居東宮二十餘年天下陰受其福

褒寵

傳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聖人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其有膺監撫之重茂温文之德佩服前訓率繇善道日新之美既洽天性之愛益隆乃至冠服加其異數朝會申其殊制優錫無筭用財不會璽書褒其才智天章譽其仁孝斯皆尊元良而貞邦本流簡素而揚懿烈者也

漢成帝為太子元帝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

飛廉之為名不敢絶馳道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絶横度也西至直城門

黄圖西出南頭第二門得絶乃度入作室門帝遲之問其故以狀

對帝大悦乃著令令太子得絶馳道

南齊鬱林王昭業武帝時為皇太孫進封音吐甚有美

譽王侯五日一問訊武帝嘗獨呼昭業至幄座别加撫

問呼為法身鍾愛甚重

梁昭明太子統高祖長子天監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

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着逺遊冠金蟬翠緌

纓至是詔加金博山

唐廢太子承乾太宗長子貞觀十六年詔曰儲貳不會自古常式近代以來多為節限求之故實殊非事宜自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皇太子承乾抗表謝詔答曰汝家之冢嫡國之儲兩故有斯命以彰有殊入學齒胄則君臣之義也同之府庫實父子一體也是以君子富而不驕謙而受益奢則不孫以約失之者鮮矣勉思守道無煩致謝

高宗為皇太子貞觀十八年十一月乙酉日南至皇太子王公巳下展賀於貞觀殿太宗曰朕一二年中始見太子拜賀太子宗社之本四海所繫而治天資仁孝內外傾服朕之此舉無愧於人神也十九年太宗征遼班師十一月丙戌幸定州庚寅詔曰皇太子受敬所覃格於四海仁孝所感周於百姓自春監國既處定州首創德風在乎茲境所以事敬養之道有隱無犯之情爰自中山流于率土地居宣化之本人稟純孝之深有足可

嘉特須優異其定州管内孝行著聞者宜與宗姓老人同賜宴會二十年三月詔皇太子斷决機務每間日聽政於東宫罷朝復侍寢間甞藥視膳不離左右乃於太宗寢殿側别置一院令太子居焉

章懐太子賢高宗第六子也上元二年立為皇太子尋命監國賢處事明審為時論所稱手勅褒之曰皇太子賢自頃監國留心政要撫字之道既盡於哀矜刑網所施務存乎審察加以聽覧餘暇專精墳典往聖遺編咸窺

壼奥先王册府備討菁華好善載彰作貞斯在家國之寄深副所懐可賜物五萬段

中宗為皇太子長安二年七月丙戌則天以時熱詔皇太子外朝令用扇障日太子抗表固讓優制不許

肅宗為皇太子天寶八年玄宗製仁孝詩六章札於步障以賜太子令中官髙力士以示朝臣宰相李林甫陳希烈等奏曰伏見太子生日撰仁孝詩障子并書臣等伏以宸章焕發睿札凝暉懸日月而齊光自雲霄而下濟驚

心靡據動色相歡太子稟自生知備承聖訓中姿有裕令望夙彰陛下示以義方形於翰墨爰於誕育之日授以仁孝之經上揚宗祖之美旁考天人之際錫賚所宏教養斯遠足可發揮前古垂範將來凡在衣冠之流咸知父子之道豈比周稱教喻還齒胄於上庠漢寵元良但招賢於上苑王化之本實此知歸人倫所資罔不申勸臣等愚陋謬典樞衡特奉鴻私幸覩殊貺捧天書而竊抃仰聖澤以無寧無任悅豫之至仍望具寫六章頒

示中外兼編諸簡策傳之不朽上手詔報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將以道達性情宣揚教義耳朕承五聖之業萬方之寄主鬯叶於神心元良貞於國本美其克踐仁孝恭修友睦深慰於懷不覺形之諷詠今請具寫六章頒示中外兼編諸簡策以傳不朽亦欲自家刑國以訓人倫宜依來請

追謚

古者諸侯薨則請行以賜謚矧夫明兩之位主器攸重

不幸奄忽震悼於宸極易名之典繇是行焉若乃岐嶷天資温文秉哲将正萬邦而降年不永適固宗本而誣搆及禍亦有嫉惡發憤矯命不勝遭世中圮或罹兵難莫不申哀節惠追加寵數其或違背師訓稔惡弗革干紀敗度罹於廢黜司籍所紀書法不隱懲勸之義於斯見矣至於崇置園邑升列廟饗亦并叙之

漢戾太子據武帝長子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征和二年以擅發長樂宮衛斬江充兵敗自經於湖今虢州湖城縣及

太子孫即位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祀其議置園邑有司奏謚請曰謚者行之迹也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

吳太子登大帝長子赤烏四年薨謚曰宣太子初葬句容置園邑奉守如法後三年改葬蔣陵

晉愍懷太子遹惠帝長子即位立為皇太子元康元年為賈后中遘廢為庶人幽於金墉城殺之及賈后廢遹子尚為皇太孫乃册復太子曰嗚呼維爾少資岐嶷之

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啓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宗祇爾德行以從保傅事親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於凶搆致爾於非命之禍俾申生孝已復見於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怨用啓朕心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于荼毒寃魂酷痛我是用切怛悼震動於五内今追復皇太子謚曰愍懷

哀太孫臧愍懷太子子永康元年四月立為皇太孫永寧元年薨被害大安初追謚曰哀

冲太孫尚愍懷太子子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孫大安元
年薨謚曰冲
南齊文惠太子長懋武帝長子即位立為皇太子永明
十一年薨帝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之服謚曰
文惠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即位立為皇太子大通三年
薨帝幸東宮臨哭詔斂以衮冕謚曰昭明
哀太子大器簡文帝嫡長子即位立為皇太子大寶二

年為侯景所害承聖元年追謚曰哀

愍懐太子方矩元帝第四子帝承制拜為王太子改名

元良承聖元年即位為皇太子及江陵陷為魏師所害

敬帝承製追謚曰愍懐太子

後梁孝惠太子寮宣帝長子帝初為梁王立為世子病

卒及帝稱大號追謚孝惠太子

陳孝懐太子克高祖之子帝初封陳王立為世子及受

禪追謚孝恵

唐隱太子建成高祖長子武德九年以謀害太宗伏誅貞觀元年追封息王謚曰隱十六年詔曰昔戾園敗德西都表其號謚楚英干紀東漢錫其湯沐斯皆屈邦國之禁申骨肉之恩也息隱王地乃居長守器運初自貽伊戚陷於禍難日月逾邁松檟成行朕嗣守鴻基頌尋遺烈何嘗不涉彼崗而靡覲瞻同株而疚懷思備哀榮式加禮命可追復皇太子謚仍依前陵曰隱陵置令以下官并加户守衛

太子弘高宗第五子初封代王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上元二年薨於合璧宮之綺雲殿詔曰朕肅承鴻緒無忘馭朽之懷虔奉聖謨每切臨深之懼幸以穹昊垂祐宗社降靈公卿盡叶贊之謀黎庶遂懷生之望故得乾坤交泰日月休徵垂衣而晏九瀛端拱而家六合方將廻鑾峒岫體高尚於軒皇脫屣汾川追逸軌於伊后成功弗處思遵象帝之規守器斯傳用申知子之授皇太子弘生知誕質惟幾毓性肅敬著于三朝仁孝聞於四海

若使負荷宗廟寧濟邦家必能永保昌圖克延景歷豈謂遽嬰露霧遂至彌留顧惟耀掌之珍特切鍾心之念庶其痊復以禪鴻名及賸理徽和將遜於位而弘天資仁厚孝心純確既承朕命掩欷不言因茲感結舊疾增甚億兆攸係方崇下武之基五福無徵俄遂上賔之駕天性之重追懷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夫謚者行之迹也號者事之表也慈惠愛親曰孝死不忘君曰敬可謚為孝敬皇

帝仍遵典故式備徽章布告遐邇使知朕意神龍元年六月祔神主于太廟號義宗有司奏言義宗孝敬皇帝昇太廟聯祖宗其名准禮合諱從之遂改弘文館為修文館弘福殿為崇福殿號州弘農縣為常農縣

章懷太子賢高宗第六子上元二年立為皇太子調露二年則天令人發其陰事廢為庶人遷於巴州卒中興初追贈司徒使迎其喪柩陪葬乾陵睿宗踐祚追贈皇

太子曰章懷廟號陟崗

懿德太子重潤中宗長子初生於東宮立為皇太孫聖歷初改封邵王大足元年為人所搆則天殺之神龍元年追贈皇太子謚曰懿德

節愍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神龍二年立為皇太子三年矯制發左右羽林兵殺武三思及其子崇訓入求韋庶人不克而死景雲元年制曰朕聞曾氏之孝也慈親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明主哀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繇舊典重俊

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罹搆間困於讒嫉莫顧鈇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不悲惋今四凶咸服十起何追方申赤暈之冤以舒黄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謚曰節愍陪葬定陵時大府少卿韋湊上疏駁之不納事具禮官奏議門

廢太子瑛玄宗第二子開元三年立為皇太子二十五年為中書令李林甫所搆廢為庶人賜死於城東驛寳應元年詔贈為皇太子

惠昭太子寧憲宗長子元和四年立為皇太子六年薨

謚曰惠昭七年立廟在懷貞坊置官吏四時置享

莊恪太子永文宗長子太和六年立為皇太子開成三

年十一月薨謚曰莊恪十一月太常禮院奏莊恪太子

准惠昭太子例合立廟請下有司從之

冊府元龜卷二百六十一